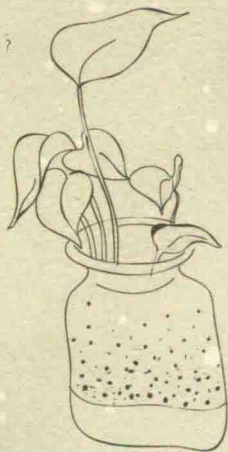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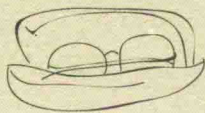


为什么人类的小孩都要在受尽委屈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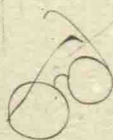
有评论认为我这批作品玩世不恭，  
我以为恰恰这批东西入世过深。



我年轻的时候有改造社会，  
开一代风气的雄心，  
文学可视为武器。

# 知道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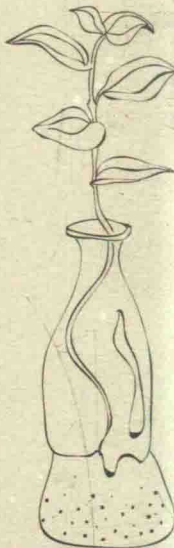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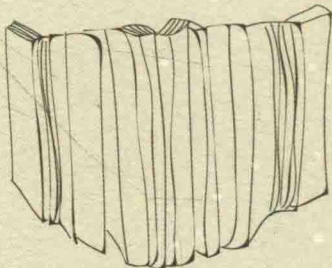
王朔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  
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

摇滚女青年和文学女青年没什么区别，  
拿爱好当个性了。



社会上多少人疯了，自己都不知道，在演正常。

# 知道分子

王朔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道分子 / 王朔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3

(王朔作品精选)

ISBN 978 - 7 - 5302 - 1362 - 9

I. ①知…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7627 号

知道分子

ZHIDAO FENZI

王朔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60 千字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62 - 9

定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  
录  
— Contents

- 1 我的几个国庆节
- 5 我的文学动机
- 8 痛、病——快乐着
- 11 数你最思想
- 13 女的是怎样练成的
- 18 都不是东西
- 20 从一个流言说起
- 24 吃错药引起的爱情
- 26 把刀插在朋友肋上
- 28 知道分子
- 30 灿烂的文明在哪儿
- 33 看3月12日《实话实说》
- 37 这之后一切将变
- 40 游戏规则
- 42 犹大的故事
- 45 我讨厌的词
- 47 我看王朔

60	我看鲁迅
71	我看老舍
79	我看金庸
84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121	回忆初夜
123	关于我是哪头的
124	你们怕了么
127	再告 × × 卫视及各商业媒体
129	问北京交通当局
130	偶感
131	告王朔
132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136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39	回忆陈吾二三事
142	有个老头九十多
144	昆明周记
159	回忆梁左
163	为梁左序

166	梁左悼词
169	崔健印象
171	《王朔自选集》自序
178	《看上去很美》自序
188	序《他们曾使我空虚》
193	为海岩新作《海誓山盟》序
196	王海鸰和《大校的女儿》
200	看不出这人有什么追求
203	读棉棉的《糖》
205	读丁天的《玩偶青春》
208	为《英语也疯狂》序
212	何平序
214	鸟儿问答
229	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
253	何东提问
269	与孙甘露对话
304	《幻想一：网络连续剧》之一
308	《幻想一：网络连续剧》之二

## 我的几个国庆节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的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

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们都是发票游园，文工团在公园里搭台表演节目，唱京剧，演杂技，还有女战士的集体歌舞。我那时正在当小流氓，逢此场合便和另外一些小流氓到公园里结交其他小女流氓。节日的公园里到处可见独自或结伴游玩的良家少女，我们就上前或尾随其后用轻浮的话挑逗人家，博人一笑，最终达到与人结识的目的。我在那些公园里有过很多次美好和不堪回首的精神恋爱。

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我在青岛海军的一艘小船上当水兵，10月回家探亲，家里有一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让我去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外国电影。在宴会厅还组织了大型舞会，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回到部队，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三千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恢复了阅兵，我在家看电视。邓小平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一辆“红旗”敞篷车内，露着一张很红润的脸，面前支着一个麦克风，宣誓一般举着右手缓缓驶过集结在长安街上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行列。还有坦克、还有火炮、还有导弹……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



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战士一起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电视中出现了他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站在一起的镜头。我看到胡耀邦向他跷了跷大拇指，意思好像是说：“真牛！”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广泛宣扬的事，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

建国四十周年，我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打麻将。那几天我刚刚不那么担心了。一个有内部关系的朋友告诉我：“都查清了，你没事。你去了广场，但没说什么。”还对广场上一些年纪偏大的纠察队员是不是学生表示了疑问，都录下来了，证明我当时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情况混乱，情报工作跟不上。我们都知道，再好的情报机构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不想事后得到道歉，因而不敢住在家里。街上部队和坦克已经撤走了，据说有一位将军向中央进言，说“和尚不能老不待在庙里”，中央听了。那段时间，我一撒尿就觉得疼，尿的颜色也不那么澄澈，我以为我得了性病，到医院一检查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讲是老骑自行车骑的，歇一歇就好。那以后我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今年是建国五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听说他们要热闹一番，恢复阅兵和游行。应该，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不能老闲在那儿，好像我们不会过节似的。这些天北京在拆违章建筑，我常去的两家酒吧都拆了，我住的地方门前的一片小商店也都扒了。一帮帮民工在换便道上的方砖，布置绿地，节日气氛已经提前到来。我希望他们利用这个节日把北京弄得干净点，有些渣土和垃圾没有国庆永远没人清理。还有那些盖不完的楼房修不完的道路，我希望他们也能在国庆前竣工一部分。到时候我会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看这个城市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个难得一遇的日子。

小时候，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待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

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不打算实现它了。五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习惯了一个国家。也许说“国家”是用词不当，应该说“政权”。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十年由这个政权统治。

我基本接受很多人的一种说法：这个政权要没了，国家就会像俄罗斯一样混乱衰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我们都不希望国家乱吧？”一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就无言以对。

## 我的文学动机

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小说基本是写实的。最初是艳情。那时我正值青春期，男女之事对我很有吸引力，既希望赢得美丽少女的芳心，又不愿过早结婚，这在奉封建道德为美德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被指为流氓，于是只好安排女主人公意外身亡，造成经典风格的爱情悲剧。

如果说这些艳情小说帮我建立了早期的名声，也是因为这种安排暗合了中国男女流氓们的期许和幻想。当然这都是欺人之谈。中国的死亡率到底有多高我不知道，反正多数失去魅力的恋人不管你多么想，他都活得很硬朗，一定要你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彼此撕破脸才恨恨而去。这样写小说也不见得卑鄙，说一套做一套正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我写不下去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越变越实在，少男少女已不把性交看成往马或牛身上烙印那样严酷的事，风行全国的道德法庭也陆续解散，如此再用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模式编织故事就显得过于浪漫。我自己对情感描写的热忱随着年纪增长也越来越为一种黑色的想法所代替。再写下去我怕我对女性的崇拜会受影响。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起了坏影响的都是男性。在中国并不丰富的文学传统中，男性角色大都是伪君子、卑鄙小人和迫害狂。这些脍炙人口的坏蛋恰恰不是女作家的有意控诉而均出自男作家笔下。可见人对自己的堕落的包容

是有限的。明白地讲，我在成年过程中也不例外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进入写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机会，使我无法面对自己。我看到的自己的肮脏内心使我失去了谴责任何人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的觉悟。反正我由此陷入了较深的罪恶感难以自拔，任何试图拯救自己的努力都是渎神和妨碍正义的。作为一个濒临绝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

我写了一批被认为是确立了风格的小说。开开社会的玩笑。有评论认为我这批作品玩世不恭。我以为恰恰这批东西入世过深。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英勇无辜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先烈充斥史书文献。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人无不同情如果称不上是争相效法，结果掩盖了自相残杀的实质。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根骨头打架，你不能说被咬的那只是不是狗咬的。对一只旁观的羊来说，那是狗们的私仇。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犬，到处跟人说它是为保护羊群受的伤。我自知罪孽无望故而在道德上持极端立场：你要装神弄鬼你就不许哪怕是看骨头一眼。否则你就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人人得以喊打。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我年轻的时候有改造社会、开一代风气的雄心，文学可视为武器。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知识分子亦是伪善，很难不沦为同党。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场又不

免乌鸦落在猪背上，净看见猪黑了。这么走下去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实在危险。更主要的是，攻击别人并不能开脱自己。我的个人生活一团糟。快感并不能支持我度过余生。和别人的丑恶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我对写别人写社会失去了兴趣。

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为工农兵服务”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艺术正大肆做的，有我不多，没我不少。

中国是个极其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我将一路退到自己内心最阴暗的深处，从自我描写开始新写作。如果由此玷污了中国人的形象也是活该。我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治疗。你可以把这当做我的文学动机。

## 痛、病——快乐着

一天早晨，我随手打开电视看新闻，换了几个台，大约是湖南卫视，看到白岩松在接受访问，谈他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和他自己。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很得意，虽然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神，使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暧昧，仍能直观到他情绪的饱满，若是小说中人物，便可形容为顾盼自雄。他的眼睛始终是冲画面右上方闪烁的，尽管画外有一个提问者，应该彼时彼刻跟他同在，他的视线却给人旁若无人的印象，甚至也不看镜头——观众，假若那不是电视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当做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他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业余足球健将，幸福的父亲，“坐在第一排的人”，简言之，一个对自己很满意的人。这满意流露在他的用词上，频繁使用“一定”、“总是”、“应该”这些不容置疑的句式前缀，我已经不能复述他的原话了，但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这在他谈到自己的职业时尤甚，那个时候他甚至像一个政府发言人。

《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我是在书店买的，这之前有一个朋友曾向我做了热情的推荐，说白岩松“有真东西”，而且确实是自己写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台某些主持人写的行销一时的自传是别人代笔，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经历

而无书写能力找人代笔，并不违反出版业的游戏规则，只要传主本人不要冒充作家就好。

这书我看了百十页就搁下了，搁下的原因不在文字水平，大多数书看不下去是见作者有话说不出来，说不利索，替他着急。白岩松的文字能力在中等偏上，老实一点就好看很多。他写自己，个人境遇，无论是“痛”还是“快乐”都算情真意切，遣词造句也还工整，一进单位，语涉同事和军国大事，话就见大，特别懂事、特别见得人、说到哪儿都理直气壮的广播词儿就出来了。在这儿，你能感到作者笔风陡转，仿佛摁了切换键，从正常人变成转播机器。

我注意到在电视台混的人都爱提大事件和大人物，好像他们知道得更多，离中枢更近。白岩松也未能免俗，书中照片和行文处处透出得亲天颜的兴奋和沾沾自喜，什么“我第一个鼓掌”，对不起，我要说这是谄媚，似这等宫闱秘闻，在你固然可喜可贺，我不关心！

离什么近，就像什么，质量越重，引力越大，沾边不沾边的都以为自己是其中一部分。在白岩松自夸的那些方面，我最不明白是“坐在第一排”这句话。我们都进过剧场。第一排和站在后边的有什么差别，不都是观众吗？只不过你看得更大，听到的锣鼓更震耳，什么演出需要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向后排观众解释剧情？你能看到什么内幕的后台的东西？怎么委婉怎么客气，也没别的词——自作多情。

写这篇小文当中，我又看了一次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采访余华，这是他的正科，我想这里大概有更多他的本来面目，于是仔细观察此人。过去我还认为他的严肃和一本正经是对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嬉皮笑脸和哗众取宠的有意反驳，以正视听，现在我认为这仅仅是做作，因错觉导致的拿不准“范儿”，如果他自认为这是真诚，那就是骨子里的做作。

他的眼睛始终不看交谈者，对方认真回答他的问题时，他的脸上偶尔浮起一些挂在嘴角的微笑作为回应，表示他在听。他在哪儿学的这一套？他

不是一个学生出身的热血青年一个热爱运动和音乐的普通人吗？我相信那些问题不是他想问的，何其愚蠢，逼得余华也只得加倍愚蠢地回答。一个聪明人强迫另一个聪明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一起露怯，做肤浅、不着四六的交流，怎么还会有那么强烈的优越感？

你真有你显得那么重要吗？我不相信电视主持人是一个独立观点的表达者，我更接受广播学院学生自己的说法：肉喇叭。白岩松在电视上皱着眉头议论了好几年中国的事儿，除了“为民请命”、“关心民间疾苦”这些社会共识，我不记得他还有过什么个人观点。在这样的位置上，做成这样已经是最好，但要当真，既让别人当真自己也当真，就是存心欺世了。



## 数你最思想

有朋友讲：你别装思想家！你有什么思想啊！你就是有话不好好说，结果给老实人说急了，一驳你，倒显得你与众不同，加上这里有一些腐朽昏聩之辈坏事，谁被他们攻击，谁就显得激进。一激进，就显得尖锐；一尖锐，愤世嫉俗的家伙就给你拍巴掌，当你后面藏着深刻。其实谁不知道你那一套，就是诸事唱反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说：诸事唱反调算不算思想？

朋友说：最多只能算方法，像削苹果皮，中国人囫囵个地削，老外切成四瓣削。

什么是思想？我打听。

苹果。你育种你栽树你浇水你剪枝——最后算你的。你说，从文学到人生，这么一大片观念的林子，哪株是您栽的？你只是吊在现成的大树上，荡来荡去，猴了吧唧。朋友说。

好好好，我承认，我没思想。我问——谁有思想？

谁也没有思想。朋友说，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思想完了。百家争鸣乱想了一通，给自己立了无数规矩，后两千年争的都是解释权。净你这样的，无事生非，有话不好好说，把明白照糊涂了说，方法和方法打架，你说是桃，我非说是杏，林子里挤的都是花儿匠，林子外是等着长途贩运的。